

《古典名剧丛书》

窦娥冤



(元) 关汉卿

陕西人民

《古典名剧丛书》

窦娥冤

(元) 关汉卿 改编 穆亦夫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001号

窦娥冤

原著 [元]关汉卿

改编 穆亦夫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蒲城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印张 2插页 85千字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24-04125-4/I·930

定价:4.60元

目 录

《窦娥冤》故事	(1)
第一回 窦秀才赶考卖女 蔡老妪免贷得媳	(3)
第二回 赛卢医赖帐起歹心 蔡婆婆讨债惹灾祸	(10)
第三回 张驴儿贪妇思淫 蔡婆婆引狼入室	(17)
第四回 窦端云誓不再嫁 张驴儿好梦难圆	(23)
第五回 赛卢医惧祸远逃 张驴儿弄巧成拙	(34)
第六回 赃官贪财错判案 弱女遭诬蒙大冤	(49)
第七回 哭刑场呼天抢地 遂三愿天不掩冤	(62)
第八回 窦天章廉访楚州 州厅驿冤魂显影	(74)

第九回	冤女魂细说冤情	
	窦钦差详审旧案 (83)
第十回	廉访使秉鉴持衡	
	窦氏女终雪深冤 (92)
《窦娥冤》	元曲原著 (99)

《竈娥冤》故事

第一回 窦秀才赶考卖女 蔡老妪免贷得媳

楚州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窦天章披衣起床。这一夜，他在床上辗转反侧，整整一夜都未曾合眼，那些心事搅得他没有一点睡意。

他本是长安京兆人氏，父母在世时，家道虽不富裕，但日子还过得去。五六岁的时候，父亲送他去南村私塾读书。他天资聪颖，刻苦用功，深得塾师喜爱。父母大人也把窦家兴旺发达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企盼他长大能够出人头地，谋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改换门庭。十七八岁时，父母倾其家产，给他娶了一房媳妇。媳妇乃邻村一贫家女子，勤俭温顺，事亲至孝，持家甚贤。一年后，女儿端云出生。父母大喜过望，婆媳相处极洽。不料乐极生悲，不过两三年功夫，风烛残年的父母相继过世，天章极为哀痛。待安葬了父母，积劳成疾的妻子又不幸亡故。妻子坟头未干，便是战乱又起。京都长安乃乱事中心。乱兵们烧杀抢掠，长安城四周饱受兵灾之苦，村居之人或死或逃，真是“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无奈，他也抛屋别田，离乡背井，携带刚满四岁的女儿逃避兵祸，来到楚州的这个小

村。初来乍到，两手空空；他又是一读书之人，不善耕稼，日子过得极为困苦。

一晃三年过去了。他与女儿相依为命，度过了这艰难栖惶的三年。三年之中，他除了闲时替人写个契约什么的挣点钱外，全靠借贷度日。他总觉得这样下去非长久之计，得找个维持生计的营生，但时世多艰，读书人要找糊口的活计也并非易事。况且，父母对于他的厚望，时时萦绕于耳际，他始终不敢忘记父母的殷殷嘱咐，他只有这样与书为伴，苦度日月，等待着改变命运的机会。

春节一过，传来了皇上今年开科取仕的消息。他极为兴奋，决心不错过今年的机会。然而，面对现实，他又愁眉不展：女儿端云年仅七岁，总不能带着女儿去赶考。这女儿如何安排？去年借了街坊蔡婆婆的二十两银子，连本带利今年也该还人家四十两。可是，自己眼下手无分文，赶考还得有个盘费，这些钱如何筹措？

他披衣走到院子里，看到女儿正在房子酣睡，不禁悲从中来。然而，再一想到今年如果能科场扬名，取个一官半职，就会出人头地，他又转悲为喜。看看今日，想想将来，一首诗便脱口而出：

读尽缥緲万卷书，可怜贫杀马相如；汉庭一日承恩召，不说当垆说《子虚》。

“寒秀才在家吗？”一声询问打断了他的思绪。他一听声音，知道是蔡婆婆又来了。

蔡婆婆乃是他的一个街坊邻居，在这个村子居住已历几代，丈夫早亡，带着一个八岁的儿子过日子。她丈夫在世时，做些生意，积攒了不少钱财。蔡婆婆便凭着这些钱财，放债过日。

蔡婆婆一来，他就知道这老姬又来讨债了。

他不敢怠慢，开门将蔡婆婆迎进屋内。

蔡婆婆刚一坐定，就开口道：“秀才，我也知道你的艰难。但是，我们母子吃那死去的老头儿挣的几个钱，也是日见其少呀！常言道：‘死水怕勺舀’。我不是逼你还钱，我也实在是没办法！”

窦天章忙陪笑脸，说：“婆婆，能否再宽限几日，容我想想办法？”

婆婆道：“秀才，不是我说你，你在这里，举目无亲，谁能帮你忙呢？还不是我这老婆子，看着你爷俩可怜，才肯解囊助你！听说你要赶考。你这一走，我日后哪儿找你去？如果我那老头儿在，每日有些进项，我也就宽限了你，可惜他已成死鬼，我一个妇道人家，儿子又小，只有出的，没有进的。像这样几十两银子，我们娘俩少说也能对付几个月！你也可怜可怜我们孤儿寡母吧！”

窦天章见蔡婆婆如此一说，想想也是实情，但他确实拿不出钱来还债。他面呈难色，看着蔡婆婆。

婆婆看着窦天章作难的样子，又道：“秀才，看着你犯难，我也不忍，我替你想了个主意：你认为好，咱们就这么办；你认为不好，咱们另想办法，如何？”

天章道：“婆婆请讲！”

婆婆俯下身来，凑近天章，低声道：“秀才，你这人心眼太死，都是书读的。你家端云，虽说只有七岁，但聪明伶俐，如花似玉，街坊邻居见了没有不夸的。女孩儿总是人家的一口人，不如把她许配于人，一可使你无牵无挂地赶考，二可收些彩礼钱财，做还债、盘费之用，岂不两全其美！”婆婆看了看天章，不

容他说话，接着又说：“我家那小子，今年八岁，虽说不如端云伶俐，但也不傻，我看他们倒是天生一对。不如咱们两家做个亲家，你现在就让端云过门，我养着她，等到他们都长大了，你那时也功成名就了，咱们再给她们圆房。我保证不叫端云女儿受难，如何？”

窦天章看了看蔡婆婆，低头沉思。

蔡婆婆看天章没有反对，知道他目前也只有这一条路了。就说：“秀才，这事也是孩子的大事，我也不勉强你马上答应我，你再好好想想，咱们改日再说。”

蔡婆婆说完，瞅了一眼在对面屋子睡觉的端云，叹了口气，告辞了。而窦天章却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窦天章苦苦思索，左右为难。一方是父母的嘱咐和自己的前程，一方是年仅7岁的女儿，舍弃哪一方都是自己难以做到的。父母已经作古，自己也已取得了秀才身份。今年春榜启动，乃兵荒马乱平息后的第一次开科，考取的可能性很大。这一机会千载难逢；然而女儿年仅7岁，不谙人事。在自己面前怎么都可以，可是，一旦入了别人家的门，别人会不会虐待她。一个三岁就死了母亲、7岁再离开父亲的女孩子，该是多么不幸！最难的是，欠人家蔡婆婆的四十两银子，将何以还之……

正在思量之间，端云起床来到了他跟前，他看着可爱的女儿，不禁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端云看着他，说：“爹爹，您怎么哭啦！”他抱起女儿，回到屋里，给女儿做了早饭。看着女儿吃饭，他自己却一口也吃不下去。

转眼几天过去了，考期愈来愈近，再过两天就该上路了。窦天章经过几天的思索，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这天上午，他找到蔡婆婆家，告诉了她自己的决定。蔡婆婆答应免去他的四

十两债银，再送些他赶考的盘费。双方商定明日送端云过门。

晚饭后，窦天章收拾了一下屋子，把自己的衣物和端云的衣服整理了一下。待一切就绪，窦天章抱过端云。他疼爱地抚摸着端云的头发，喉头哽咽，难以向一个七岁的孩子说出自己这残酷的决定。

良久，他端详着端云那双聪慧的大眼睛，十分艰难地说：“云儿，爹爹最近要出远门，你一个人在家，爹不放心，爹想送你到蔡婆婆家去住。等爹爹回来后，再接你回来，好吗？”

端云看着父亲：“爹爹，我不去，我要和你在一起，我哪儿也不去！”

天章听着端云这稚气未脱的话语，十分难过，他紧抱端云：“孩子，听话，爹爹这次去的地方很远很远，不能带你去。爹爹也是没有办法呀！爹爹要是有哪怕一点点办法，也绝对不会离开你。明天，爹爹就送你到蔡婆婆家里去。你在蔡婆婆家，要好好跟她家的小哥哥玩，要听蔡婆婆的话，凡事要勤快，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千万不要惹蔡婆婆生气，不然，人家打你，爹爹离得好远好远也管不上。爹爹回来时，给你买好多好多的花衣服……”

端云听爹爹说非送她去不可，便很懂事地点了点头，说：“爹爹，您放心去吧，我一定听您的话，不惹蔡婆婆生气，我等着您回来，您可一定要早点回来呀！”

看着女儿顺从了自己的决定，窦天章不知是喜是悲。他给女儿铺好床铺，安排女儿睡好，便坐在女儿身边，看着女儿渐渐入睡，他抚摸着女儿那像苹果一样的小脸蛋，抚摸着女儿那漆一般黑的头发。这些，多像他那死去的妻子呀！想到这里，他不禁又热泪盈眶。他仿佛看见那贤慧的妻子正向自己走来。

他泪眼朦胧，喃喃地说：“娘子，请你原谅我，我眼下只有这样了。女儿是你身上的肉，也是我的心头肉呀！只要有一线希望，谁能卖自己的亲骨肉呢！六七年来，父女相依为命，我爹么舍不得离开她呀！娘子，你若在天有灵，我请你护佑我们的女儿，让她平安地等我金榜题名。如果我这次考中了，我一定让她以后过一个无忧无虑的好日子。”

整个晚上，窦天章似睡非睡，朦朦胧胧，每一想到女儿明天就成了人家的孩子，他心头就一阵疼痛。好不容易挨到天亮，他唤醒女儿，给女儿梳洗了一番，倾其所有，做了一顿女儿爱吃的早饭，看着女儿津津有味地吃着，他的心头又一阵紧似一阵。早饭过后，他收拾了一下破烂不堪的房子，扫好了院子，锁好大门，领着女儿来到了蔡婆婆家。

蔡婆婆很高兴地把他们父女俩让进屋。看着蔡家富裕的日子，他的心稍稍平静了些。他对蔡婆婆说：

“婆婆，我今天把孩子送你，不敢奢望让孩子将来做你家的媳妇，只想让孩子做你随时使唤的丫头。婆婆如果能把她当亲生女儿看待，那就是我的万幸了。我马上就要起程上路去赶考了。留下女儿在此，怎么说我这心里都不好受。我只希望婆婆能够看在我们多年邻居的份上，好好教养她！”

窦天章说着说着，便哽咽难语。蔡婆婆见状，知道骨肉难离，也满口答应说：

“秀才，不做亲是两家，做了亲是一家。亲顾、亲顾，非亲不顾。端云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的媳妇，我一定拿她当女儿看。你放心去吧！”说着，蔡婆婆拿出一张纸，说：“这是你借钱的字据，那四十两银子的债都写在上面，你拿着。我再送十两银子给你做盘费，你别嫌少，只希望你金榜题名！”

窦天章接过蔡婆婆递过来的文书和银两，心中暗自悲伤，真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哪！他也觉得，蔡婆婆一个寡妇，能如此做事，也是不易，他深深地给蔡婆婆作了一揖说：

“婆婆，我谢你了！此恩异日必当重报。只是端云孩儿还小，不懂事，她做错了事，该打呀，您老看亲家面就骂几句；该骂呀，您就说她几句。这样，我就放心了。”说着，窦天章揽过端云，满怀深情地看着她，嘱咐道：“云儿，在这里不比在咱家；在婆婆跟前不比在爹爹跟前，你一定要好好听话，千万别惹婆婆生气。爹爹也是没有办法，你原谅爹爹吧！你答应了，爹爹才能放心！”

端云依偎在窦天章的怀里，懂事地点了点头。窦天章转身起来，再谢过蔡婆婆，大步走出门去。女儿跟了出来，他依依不舍地离开女儿，看着女儿走进蔡家，他不禁热泪长流。女儿瘦小的身影消失在蔡家的门扉之中，他这才转过身子，走上了去京城的大路。看着渐渐远去的村庄，他感慨万千：我只是因为缺钱少财家徒四壁，因此才把女儿卖与人家做童养媳。今天离开女儿踏上去京都的大路赶科场，归期何日，难以预料，这种悲痛伤感，这种失魂落魄，谁能体会！

窦天章刚刚转上村外大路，端云忽然从蔡家奔跑而出，她边跑边喊：“爹爹！我要爹爹！爹爹，你快回来吧！”听见女儿的喊声，窦天章心痛欲裂。蔡婆婆从屋里追了出来，哄端云回去。窦天章多想再看女儿一眼，然而，他没有回头，他大步流星地向前去！

第二回 赛卢医赖帐起歹心 蔡婆婆讨债惹灾祸

一晃就是十三年。

窦天章上京赴考走后不久，楚州便发生了兵祸。反叛的军队与皇家军队在这里你追我杀。兵匪过处，冷刀烈火，热血僵尸。无论是叛军还是官兵，对老百姓都如狼似虎。他们每到一个村庄，先抢粮物，再杀丁壮，后掠妇女。平静的楚州已无一片平静之地。老百姓畏兵如虎，在战乱初起之时，便大部举家外逃。来不及逃走的无一不家破人亡。哪儿没有兵祸，哪儿便是逃亡者的乐土。蔡婆婆饱经世事，在兵祸初起之时就变卖家私，打点细软，领着儿子和端云逃出了村子，落脚在偏僻的山阳县城。

山阳县城地处楚东大山之中，不通大都盛邑，也不是兵家必争的地方，倒也安全清静。蔡婆婆凭着携带的家资在此地买了一座房子，定居下来。婆婆能说会道，与此地的乡邻也算和睦，居家过日子也有些主意，儿子和端云都乖巧听话，故而日子过得虽不上十分富裕但也不算艰难。转眼间儿子和端云都长大成人，在端云17岁那年，蔡婆婆给她和儿子圆了房，并给端云起了个大名，唤作窦娥。了却了这一件大事之后，蔡

婆婆便也心满意足。再说端云既漂亮又能干，为人处事都极有主见，邻里乡亲无不夸赞蔡婆婆有个好儿媳。可惜好景不长，端云结婚不到两年，蔡婆婆的儿子便得弱病死去。婆媳两个，一个丧子，一个失夫，两人哭得死去活来。在乡亲邻里的帮助下，婆媳俩掩埋了家里唯一的男人。窦娥深通为妇之道，披麻戴孝送走丈夫之后，整日白衣丧服，给丈夫守孝。蔡婆婆此时已无儿子可依，便视窦娥为唯一可依之人。婆媳终日厮守，相依为命，过着冷清的日子。

转眼三年已过。丈夫的三周年祭日，窦娥大哭一场，除了孝服。婆婆也日渐年老，加上丧子之痛，身体也不如以前了。窦娥年轻力壮，忙里忙外，操持家务，侍候婆婆。虽说日子十分清冷，然而倒也十分安宁。

再说山阳县城南门外，有一家生药局，药局主人姓卢，虽说医术不甚高明，但这是这座县城唯一的一家行医卖药之所。他所卖之药，也确实使好多人免去了疾病之苦，人们也就觉得卢医生医术不错，便呼其曰“赛卢医”。

这赛卢医虽说从事着悬壶济世的职业，干着治病救人的差事，可是近几年却沾染了一些商人的奸猾。山阳民风纯朴，老百姓见不得奸猾的人，渐渐地很少有人光顾他的药局，故而生意越来越不景气，药局亦时常周转不灵。去年，他借了蔡婆婆十两银子，今年本利该还二十两，眼看期限已到。按说，他变卖一些家产、药材，还二十两银子不成问题。但是，他看着这几乎没有进项的清淡生意，便想再赖几日。

这天，吃过早饭，蔡婆婆告诉窦娥，说自己要去城南门外卢家药局讨债，中午便回。说完，便拐着两只小脚，一颠一颠地向南门外走去。

山阳县城是个小城，城垣断壁残墙，道路久不修整，坑坑洼洼，很是难走。蔡婆婆好不容易走完了南街，出得城门，便看见了赛卢医药局那面肮脏破烂的白布旗标。

“赛卢医在家吗？”

“啊！是蔡婆婆，快请屋里坐！”

赛卢医听见有人问话，听声音知道是蔡婆婆，便十分恭敬地迎了出来。

入门坐定。蔡婆婆也不寒暄，开口便道：“卢医生，我与媳妇两个寡妇过日子，只有出项，没有进项，近日米面油盐，也已吃光，手头实在拿不出银子再买。你借我的那几个钱也已到期。你药局生意兴隆，每日所进不少，想来我那几个钱，你不用发愁吧！”

话虽直率，口气却很婉转。赛卢医马上陪副笑脸，讷讷地道：“婆婆，不是我不还你银子，我这几年生意实在不景气得很。你看，这么多的药材无人问津；城里城外的人有了病，宁愿拖着，也不来我这儿就诊。有个把儿来看病的，也是听完诊断就走，很少有人买药。大家都穷呀！你老能否再宽我几日，到时候，我一定送上府去，如何？”

蔡婆婆看着这满屋的药材，看着赛卢医那并无饥相的脸，看着这清冷的门面，心里盘算：这赛卢医手头不便，大概也是事实；但他如果把还我的银钱当回事，稍微想点办法，也不是还不起。我今天一定要他还我。

主意已定，蔡婆婆道：“卢医生，你的难处我看得出来，可是，大家都有难处。你不至于下顿就揭不开锅吧！我和媳妇马上就有断炊之难。你就想想办法，权当接济我们娘俩一点。再说，‘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这是天下大理，卢医生不会不明